

第七十三章 範府的變化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家如今分作前宅後宅，生生占了南城一大片地方，兩片宅子中間是一個假山流水的圓子，圓子自然也小不到哪裏去，此時已是寒冬，樹木早僵，隻有些經凍的竹梅還在伸展著。這日清晨，範府圓子裏忽然響著一陣急促的呼吸聲。

“嘿咻嘿咻...嘿...咻。”

範閑穿著一身單衣，正繞著花圓的院牆在跑步，傷勢初愈便急著鍛煉身體，不免有些吃力，氣喘的有些粗。值班的兩名虎衛與幾名六處劍手正警惕地守在花圓的各個角落，務必保證提司大人早鍛煉的安全。

遠處書房外麵，鄧子越和高達二人露出奇怪的表情，目光隨著範閑而動。他們不明白範閑為什麼天天早上要跑這麼久，範閑也沒有解釋過，每日兩次的修練是他從極小的時候就養成的良好習慣，如今受傷不能修煉真氣，那就隻有在鍛煉自己的身體肌能方麵更下些苦功夫，隱性刻苦，是範閑最好的品質之一。

後宅晨起的下人丫環們卻沒有人往跑步的少爺身上望一眼，這些日子裏，大家早已習以為常了，自顧自地蹲在下人房的石階前刷牙，噴著泡沫聊天。這都是內庫裏上好的東西，也隻有範家後宅才舍得買來給下人丫環用，誰叫範閑是一個有些微精神潔癖的人。

十圈終於跑完了，範閑站在書房外的屋簷下，大口喘著粗氣，雙手叉著腰，頭向下低著。看著就像是第四節的姚明一般狼狽，揮了揮手，示意旁邊端著銅盆的丫環等會兒。

家裏的女子們都還在蒼山上，所以前宅裏另派了位丫環來服侍他。這位梳著兩個環辮地丫頭，好奇地看了一眼滿臉汗水的少爺，心裏覺得好生奇怪，少爺這等人物，為什麼非要這麼苦著自己呢？她將銅盆擱到長凳上，替範閑披了一件外衣，用尾指尖在盆裏一彈，試了試水溫，輕聲稟道：“少爺，依您的吩咐。水很燙，再攔陣就涼了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伸手到銅盆裏拾起毛巾。根本不顧忌水的滾燙，也不怎麼擰，低著身子將毛巾覆在了臉上，十分用力地擦拭了起來。

水珠子從毛巾與他地臉頰間滴了下來，當當作響。

洗完臉後。他的臉已經被燙的有些發紅，而精神似乎也好了許多，雙眼清湛有神。將毛巾扔回盆裏，看了一眼身邊兩人，略一沉吟後說道：“今日要進宮，子越，你去一處看看這幾天有什麼院務壓著沒有。”

鄧子越應了一聲，便自去了。範閑又看了高達一眼，說道：“你在外麵等我一陣，呆會兒找你有事。”

京都風聲定後，知道宮裏不打算從**上消滅自己。範閑不再忌諱什麼，便召了四名虎衛從蒼山上下來。高達今日不輪值，被範閑喊人叫了起來，本就有些疑惑，聽他這麼說，心中稍安，依言留在了書房外麵。

進入安靜的書房中，範閑眼中的神情才稍微變得黯淡了些，逕直坐在了椅上，很細致地查看了一下自己身體的狀況，發現上次體內真氣爆炸後的狀況並沒有得到太多改善，經絡依舊千瘡百孔，而散於腑臟之間的真氣，暫時老實著，沒有傷害到內臟的機能。在這種狀況下，他根本不敢強行調動真氣回絡，但是如果等著經絡自動複原，誰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去？

從蒼山回府後，範閑一直表現的十分沉默，對於外界地議論與爭鬥沒有一絲參與，在陳萍萍範建費介這些老一輩人看來，年輕人或許是被接連而來的震驚給嚇住了，而且那種層次的政治鬥爭，也確實不是如今地範閑所能夠掌控的，所以默許了他的沉悶。

但隻有範閑自己清楚，自己之所以會在這段日子裏顯得心誌鬆散，任由父輩們安排，最大的原因，還是在於自己的身體狀況。五竹叔曾經說過，這個世界上沒有誰能夠真正信任，於是乎範閑也隻信任自己，在他看來，誰地恩寵，誰的照顧戀舊，都不如自己的力量更能令人放心，就算身邊有虎衛有監察院有啟年小組，可是如果真地事有不諧，最後能依靠的，還是隻有自己的武力。

問題在於，自己現在真氣全散，根本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雖然外間的人都以為他的傷在逐漸好了，他卻清楚這不是這麼回事所以他必須沉默，必須像個烏龜一樣縮進殼裏，雖然姿態難看，卻勝在安全。

書房外傳來敲門聲，範閑嗯了一聲，推門而入的是藤大家媳婦兒，手裏端著一個托盤，上麵放著兩碗湯藥和幾小鉢藥丸，透著濃濃的藥草氣息。

範閑的藥，如今都是藤大家媳婦兒天天盯著經手，在這種很重要地環節上，他能完全信任的人不多。

藤大家媳婦將托盤放到桌上，又趕緊去旁邊倒了幾杯溫茶，像排兵一樣排在了桌子上，生怕範閑吞藥時來不及倒水。

範閑搖搖頭，一手拿著藥碗，一手抓了把藥丸，就像吃糖丸喝糖水一般，麵不改色的往嘴裏送去。

隻是藥的份量太多，他這般豪邁，風卷雲殘的吃法，也花了好一陣子，才清空了托盤上所有的藥。

“苦了少爺了。”藤大家媳婦兒麵帶憐惜之色，咂巴咂巴嘴，似乎吃藥的是自己。

除了憐惜之外，這位婦人也極佩服少爺，天天這麼多藥灌著，這哪裏是人過的日子？少爺居然還能麵不改色，甘之若飴。那位監察院的費大人也是的，不就是個刀傷，用得著這麼緊張，開這麼多藥？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省了一頓早飯錢。”

主仆二人說笑兩句，藤大家媳婦兒就離了書房。範閑卻坐在書桌後開始發呆。天天一斤兩斤藥的吃著，老師的醫術自然不必多提，對於固經培絡確實有極大好處，不過終究不是個徹底解決的辦法。

想到此節。他不由想到海棠地來信，苦荷真舍得將天一道功法傳給自己？

他自嘲地笑了起來，看來對方是準備將自己像一頭猛虎一般培養這種手段，南慶人也做過，比如長公主，比如自己，都希望北方那位上杉虎能夠繼續維持他的勇猛，讓對方的朝廷始終處在一種緊張而不安地狀態之中。

天一道功法外傳，如此緊要之事，苦荷一定不敢大意。而天一道門下也隻有海棠與自己關係良好，範閑斷定日後南下傳功的，定是海棠。一念及此，範閑不知怎的，竟開始期盼那一天。

忽然間他眼光一低，看著麵前那幾杯茶，覺得這幾杯青黃湛湛的茶水像極了一個個的獨眼怪人。一愣之後，卻因為自己這古怪的聯想力而笑出聲來，緊接著咽喉處一澀。胃心處一帳，嘔吐之意大作！

知道是吃了太多的藥，而且吃的太快，他趕緊端起一杯茶灌了下來，猶有餘悸地揉了揉胸口，滿臉苦笑，再不似在藤大家媳婦兒麵前擺酷抖狠的模樣。

不知為何，被這麼一折騰，他的心情卻古怪地好了起來。將什麼身世，仇恨，威脅，皇宮，江南，全數拋到了腦後。也對，人生就是無數把藥丸子，你總得慢慢地吞，也許會苦，也許會噁著，但你還得吃啊，開心一點兒總是好的。

...

高達單手擎刀於後，雙腳不丁不八而立，氣勢逼人，卻沒有人看見他身後握住長刀柄的手正在微微顫抖。他看著身不遠處眉開眼笑地範閑，心裏一個咯噔，暗想提司大人怎麼今天這般高興？全不似前些日子裏的黷態。

範閑出書房之後，高達才知道提司大人今天讓自己起早床，是要和自己切磋一把。

高達明知道自己不是範閑的對手，而且對方最近才受了重傷，當然不肯答應，卻是被範閑逼的不行，最後兩人決定不用真氣較量一番。這正是範閑所願，他一點兒真氣都沒有了，自然是不能真打啊。

虎衛長刀，對上了被宮中侍衛們從懸空廟前的金線菊叢裏揀回來地黑色匕首。兩位“高手”在範府的花園裏真兵對戰，叮叮當當好不熱鬧，惹來許多下人圍觀和看熱鬧，更有些膽大的，扯著嗓子為少爺加油助威。

不能用真氣，憑仗地全是身體的控製與反應速度，不一時高達竟然落了下風！任何招術在範閑的反應與速度麵前，似乎都不怎麼起作用，兵器上沒有附著真氣，高達竟是赫然發現，範閑的力氣比自己也大一些，對於這個問題，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自己知道自己練武是如何刻苦，怎麼可能提司大人還在自己之上？

尤其是如今麵對著範閑，不僅僅是麵對著一位上屬，一想到範閑那個被傳的沸沸揚揚的身世，高達的出手總是會有些下意識裏的畏懼。結果此消彼懲，交鋒數次後，他握著長刀的手都抖了起來。

範閑手指一拔，細長地黑匕首在他的手上巧妙地轉著圈，畫著黑光圓圈，看上去十分詭異，其實這隻是前世時，他住院前在課堂上練就的轉筆功夫罷了，但落在高達的眼裏，這招實在是厲害。

他看著高達，皺著眉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你也看出來我傷好了，不要留手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他腳尖在微滑的寒冬泥地上一點，整个人向前傾斜著快速衝了過去，高達眼中凜色一現，終於兩隻手握上了長刀柄，雙腿微蹲，暴喝一聲：“破！”

長刀當中正正砍了下去，劃破範府後宅清晨的空氣。

刀落的快，範閑出手更快，竟是在高達長刀還舉在頭頂的時候，已經衝到了對方身前，雙腿一彈，手腕一含，像鳥兒叼食一般，握著匕首便狠狠地紮了下去！

當的一聲脆響，兩個人分開兩步。顫了兩下便站穩了身體。範閑占了勢，讓高達的長刀無法完全發力，而高達卻是占了長刀本身重量的優勢，兩個人打了個平手。

範閑一笑。揮揮手說道：“今天就這樣吧，打明兒起，咱們天天打一架...我看，這對療傷還是極有好處地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他咳了兩聲，用袖子掩住了嘴唇，看著袖子上的絲絲血跡，並不怎麼驚慌，最後那一擊雖然沒有用什麼真氣，但是勁血回衝。沒有真氣護住心脈，還是受了一些傷。

高達沒有注意到這點，隻是皺著眉說道：“大人。您受傷後最好不要調用真氣。不過以戰代練不用真氣，似乎也沒有什麼太大用處，畢竟對敵之時，差別太大...就算將身體練到極致，也不可能對境界帶來太多好處。”

他身為虎衛統領。又看著範閑跑步，誤以為範閑是打算走一條新的修行路子，以外功入內家。理所當然稟持下屬本份，對這種“歪門邪道”很謹慎地表示了反對意見。

範閑笑道：“隻是疏經活絡而已，我當然知道何者為基，你不用擔心。”

他有句話沒有說在這個世界上，確實有人是不會真氣，卻依然可以達到最頂尖的境界比如五竹叔。

前夜府外小巷中地命案，高達已向他稟報過，他自以為是五竹叔又殺了位信陽方麵的刺客，並不怎麼在意。隻是想著總有一日自己得尋個僻靜的宅子，再讓五竹叔切幾盤涼拌吉卜絲兒，自己再喝幾盅小酒，回味一下當初在澹州的幸福時光。

此時紅日已出，晨寒稍去，前宅的丫環已經過來喊了。範閑入屋去換了件衣裳，就往前宅行去，一路看著初升旭日滿圓清淡冬景，心頭倒是疏朗自在，渾然不知最親近的五竹叔已然飄然遠去養傷，而自己曾經面臨過怎樣的危險，好在，這一切都過去了。

範府的早飯氣氛有些怪異。

前宅的人畢竟不是天天服侍在範閑身邊，所以那些模樣俊俏的小丫環們總是喜歡貪婪地偷窺著少爺地“美色”，反正少爺也被人看習慣了，不在乎這個。但今日卻沒有多少丫環敢看剛剛進門的範閑，隻是沉默著站在桌後服侍，偶爾有膽大地看了一眼，露出的眼神卻是敬懼。

皇權如天，這個思想早已經深植於天下所有庶民士子地心中。而如今都在傳範閑是皇帝與葉家女主人的私生子，於是乎所有人看範閑的目光都不一樣了，天家血脈啊...再也不僅僅是當初那位可親可愛可敬的少爺而已，也不再僅僅是位文武雙全的權臣，而是天子之子。

隻是在這個傳聞之中，範府老爺，戶部尚書範建地角色不免有些尷尬，所以範府的下人丫環們就算再好奇，也不可能在飯桌之旁表露出來，除非她們不想要命，隻好在深夜的房間裏，溫暖地被窩裏竊竊私語一陣。

範閑也能察覺到這份異樣，臉上清美的笑容卻沒有散過，逕直走到桌旁，規規矩矩，恭敬無比地向端坐於上的父親大人行晨禮請安。

範建半閉著眼睛養神，很自然地點了點頭。坐在範建身邊的柳氏麵色卻有些怪異，強行掩了過去，露出的笑容卻還是有些不自然。

柳氏家中背景深厚，當然知道傳言的真偽，這些天早就被震驚的不行，尤其是想到當年自己還想過要害眼前這年輕人，心頭更是畏懼。一想到範閑的真正身份，她便覺得自己受這一禮，十分地不恰當，想站起來避開，又怕老爺

生氣。

似乎察覺到是她的異樣，範建地唇角浮起淡淡嘲諷意味，緩緩睜開雙眼，看著身前的兒子，說道：“今日要入宮，注意一下行止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：“又不是頭一回去，沒什麼好注意的，還不是和從前一樣。”

還不是和從前一樣，這句話裏的意思很簡單，又很不簡單。在旁聽著的柳氏心頭微凜，還在琢磨著的時候，那邊廂父子二人卻已經含笑互視，彼此了然於胸。一者老懷安慰，一者孺慕思思，何其融融也。

...

...正吃著飯，忽聽著園子東邊正門處隱隱傳來人聲。範建停筷皺眉道：“何人在喧嘩不止？”範閑遞了毛巾過去，讓柳氏替父親擦掉胡須上沾著的粥粒，他知道父親自從脫離流晶河生涯後，便走地是肅正之道，此時見父親微火汗胡模樣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：“扯有什麼事，您安心吃飯吧。”

有下人急匆匆到宅門口說了聲，丫環又進堂來說了，範安之一聽大愕，再也顧不得才勸父親安心吃飯。停了筷子，愣愣地看著房門口，不知道呆會兒自己該說些什麼。

少奶奶林婉兒。小姐範若若，此時已經領著思思四祺兩大丫環，一幹隨從侍女，坐著馬車從蒼山回到了京都，此時已經到了府門！

範閑望著父親愕然說道：“父親。咱們不是瞞著山上的嗎？”

婉兒若若這一幹人急匆匆趕在清晨回到京都，想必是昨天動的身，竟是連夜回來。如此之急，連留在山上的虎衛與監察院官員都沒來得及給自己送信...這自然是因為姑娘家們也終於知道了京都裏流傳地傳言，這麼大的事情，她們心憂範閑，當然要趕著回來。

範建得知是兒媳女兒回家，麵色已經回覆了平靜，自柳氏手中接過毛巾擦了兩下，又低下頭去喝粥，慢條斯理說道：“葉靈兒那丫頭和柔嘉郡主都在山上。這事兒能瞞幾天？”

看著兒子茫然神情，範建微笑道：“你們年輕人有話要說，去後宅吧，呆會兒讓小廚房裏再給你們重新做，從山上這冷地方下來，重新弄些熱的。”

範閑知道父親放行，趕緊應了一聲，便出堂去接人。

後宅裏一片安靜，範閑與婉兒若若坐在房中，像三尊泥菩薩，似乎不知道應該由誰開口，畢竟這事兒有些複雜，如果讓範閑來解釋，恐怕要說出一長篇來，若讓姑娘家們來問，卻又不知道那傳言究竟是怎麼回事兒，胡亂發問，會不會讓範閑心裏不痛快。

半晌之後，終於還是婉兒咬了咬肉嘟嘟的下嘴唇，試探著問道：“京中的傳言平息了沒？”

“沒。”範閑聽到妻子發問，心裏反而舒了一大口氣，笑著回道：“傳言這種事情，哪裏能一時半會就消停了...你們兩個也是的，這多大點兒事？值得這麼急忙下山，連夜行路，萬一將你們兩個摔了，那我怎麼好過？”

他這時候教訓妻子妹妹一套一套，卻忘了自己當初下山之勢有如惶惶喪家之犬，被範建陳萍萍二老好生譏諷過一番。

“我呆會兒要入宮。”範閑想了想，看著欲言又止的妹妹，滿臉無措的妻子，微笑說道：“什麼事兒，等晚上回來再說吧...不過有句話在前，我範閑，始終便是範閑，這個保證是可以給的。”

...

範閑出門開始準備入宮的事情，滿臉倦容地思思卻湊到了他的跟前。思思打小與範閑一起長大，情份自不必說，關鍵是被範閑薰陶的極其膽大，沒有什麼忌諱與太多地尊卑之念。林婉兒和若若都有些問不出口的事情，反而是這位大丫環直接的多，她神秘兮兮地牽著範閑的衣袖，來到花園裏一個僻靜處，開口問道：

“少爺，聽葉小姐說，您...的母親是葉家那位女主人？”

範閑哈哈大笑，拍了拍思思地腦袋，說道：“還是思思最痛快。”然後他壓低聲音，也神秘兮兮地回道：“是啊。”

思思張大了嘴，馬上又轉成憨憨一笑，這大丫環年紀比範閑還要大個兩歲，卻始終是這般柔中帶愣的性子，猶不

滿足那顆八卦的心，繼續問道：“那...您真地是...陛下的兒子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